

## 微小说

## 绿灯

●程向阳

杭深高铁线上最繁忙的一段,信号工区的工长老周,心里揣了块石头。

上级下了死命令,接下来几个月,是雨季防洪防台风的关键期,线路设备必须“零故障”。可工区里那几台服役了十几年的老设备,入春以来就时不时“闹脾气”,数据闪跳,像极了人上了年纪心脏偶尔的偷停。更让老周睡不踏实的是,新分来的大学生小陈,手艺还嫩,上次检修差点把线接岔了,幸亏他发现得早。

为这事,老周吃不下,睡不香,嘴角起了一溜火泡。工区兄弟说,该查的都查了,该紧的螺丝都紧过三遍了。实在不行,向隔壁工区老刘求援吧,他们工区去年评了先进,工具新,人手也足。

老周一听,直咂嘴。

老周心里有疙瘩。去年秋天,老刘的工区要攻坚一个技术难题,想借他们工区那套进口的精密检测仪用两天。可那时老周正带着人抢修一处电缆隐患,仪器天天连着转,就没答应借。为这个,老刘后来见

到他,笑容都淡了几分。这会儿自己有难处了去找人家,老周这张嘴——难开口。

那……“零故障”的军令状就不立了?安全能打折扣?

老周点了支烟,狠狠吸了一口,烟雾笼着他沟壑纵横的脸。窗外,一列动车“嗖”地过去,像一道银白的闪电。就在这时,对讲机响了,值班员喊:“周工长,门口有人找,说是隔壁工区刘工长。”

老周一愣,趿拉着工鞋就往外走。门口站着的,就是老刘,他身后还跟着两个年轻工友,三人都是满身汗碱,黄色防护服湿了又干涸成了地图,脚边放着两个沉甸甸的工具箱。

老周赶紧把人让进工区休息室。“老刘,你咋跑来了?你们工区活儿不忙?”

老刘抹一把锃亮脑门上的汗:“听说你们工区老设备最近不太稳,又赶上关键期,怕你手底下兵少枪旧,攻坚吃力。我们刚忙完个天窗点,顺路,过来看看,搭把手。”说着,他指指工具箱,“带了点‘好家伙’,还有

一套新的监测软件,专治各种老设备不服。”

老周脸上火辣辣的,像被喷灯的焰尾扫了一下。他搓着手,话在嘴里打了几个转才出来:“老刘,兄弟我对不住你……去年你们借仪器,我……”

老刘一摆手,打断他:“咳,说那干啥!你那点家当还能不知道?就那套仪器是宝贝疙瘩,当时你们自己也连着轴转。再说……”他顿了顿,看着老周,“后来那难题,不还是你托你徒弟,半夜给我发了份老笔记照片过来?上面那些经验数据,比仪器还顶用!”

“老笔记照片?”老周懵了。

“是啊。”老刘笑了,眼角堆起深深的鱼尾纹,“就你那个蓝皮塑料壳,都快翻烂了的本子。你忘了?上面记着十年前,类似天气下,这一段信号衰减的原始数据和土办法应对措施。好家伙,真是雪中送炭!我一直想谢你,又怕你说我见外。”

老周怔住了。他慢慢想起,好像是有那么回事。那天半夜,徒弟小陈打电话问

个数据,他顺口提了句老刘的难题,让小陈去他抽屉里翻翻那个旧本子,有用的就拍过去。他压根没觉得这是个事儿,那是他当信号工三十多年的习惯,有用的东西,就该在需要的时候亮起来,就像钢轨上的信号灯。

他抬眼望向窗外。夕阳正浓,把钢轨染成两道金色的光。又一列动车平稳地滑入视线,车厢的灯光渐次亮起,温暖如归家的星河。在那巨大的、蕴含无穷动力的安静中,他仿佛能听到,有一股更沉稳、更坚韧的脉搏在跳动,那是钢轨下无数电缆里奔腾的电流,是信号机里继电器清脆的咬合,是像他、像老刘这样平凡工人,用汗渍、用老茧、用一次深夜无心的分享,默默守护的通行密码。

安全不在豪言壮语里,就在那本被翻烂的笔记中,在一次搭把手的“顺路”里,在所有“忘了”的付出与所有“记得”的感恩之间,无声传递,永不中断。

老周喉头滚动了一下,什么也没说,只是用力拍了拍老刘结实的肩膀。然后,他转身,冲工区里吼了一嗓子,声音洪亮:“兄弟们,抄家伙!跟刘工长他们一起,给咱这些老伙计,再上一道保险!咱们的信号,必须永远是——绿灯!”

窗外,又一列动车,正迎着那绿灯,朝着万家灯火,风驰电掣,安全、正点地驶向远方。

随  
笔  
札

## 风起正清明

●周斐

“清明前后,种瓜点豆”——这句流传千年的农谚,像一声温柔的呼唤,唤醒了沉睡一冬的土地。每到这时,我总想起儿时跟在姥姥身后,看她弯着腰在菜园里种瓜点豆的背影。她用手轻轻按实泥土,仿佛在封藏一份希望。

如今才明白,清明不仅是一个节气,更是一种生命的仪式;我们在这一天播种,也在这一天怀念。

清明,是二十四节气中极为特别的一个。它既是农事更迭的刻度,又是情感流淌的渡口。气温恰到好处地回升,不寒不燥;雨水知时节地降临,不大不小。天地仿佛被洗涤过一般,草木争先恐后地萌发,柳条抽出嫩黄的新芽,杏花闹上枝头,连空气里都是清新的气息。古人称清明为“踏青节”,再贴切不过了——这样满目新绿的时节,怎能不让人想走进自然,与春天撞个满怀?

然而,清明又是惆怅的。杜牧那句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”,道尽了这一天的另一重意境。蒙蒙细雨中,人们结伴走向郊野,走向山林——那是安放先人的地方。扫墓、焚香、添土、叩首,每一个动作都承载着千年的传承。宋诗云:“南北山头多墓田,清明祭扫各纷然。纸灰飞作白蝴蝶,泪血染成红杜鹃。”生死两茫茫的哀思,化入灰烬,染进泪中。正是这一天,生者与逝者隔着青烟对话,后人用最朴素的方式,践

行着“慎终追远”的古训。

踏青归来,纸灰散尽,人间的日子还要继续用烟火填满。而清明的烟火气,属于青团。

每年这时,母亲总要早早去田埂边采摘艾草。她找到最嫩的艾尖,手指轻轻一掐,清香便沾了满手。回到家,洗艾、榨汁、和面,碧绿的汁液渗进糯米粉里,揉成光滑的面团,包上豆沙或芝麻馅,上笼蒸熟。揭开锅盖的瞬间,艾草特有的清香扑鼻而来——那是一种混合了草木、晨露和阳光的味道。咬一口,软糯香甜,艾香四溢,仿佛把春天吃进了嘴里。老人吃得津津有味,孩子吃得满手黏腻,一家人围坐,有着一只有这个时节才有的仪式感。

青团的糯香还在舌尖,人已经被孩子们拉着出了门。仰头望去,清明的天空,是属于风筝的。

小朋友们在草坪上奔跑,手中的线一松一紧,那些燕子、金鱼、蜈蚣便摇摇摆摆地升上了天。我和两个孩子也加入其中。她们举着卡通造型的小风筝,在草地上疯跑,看身后的风筝随风上下起舞,乐得合不拢嘴。

跑累了,上幼儿园中班的大女儿拉着我一起“找春天”——这是老师布置的作业。脚边的一丛蒲公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。我蹲下来,指着蒲公英的花苞,告诉两个孩子:“过几天,它会开出小黄花,然后变成白色的毛球。风一吹,小种子就撑着伞飞走了。”大女儿托着腮问我:“小种子会飞到哪儿去呢?”我告诉她,小种子会找到一处泥土地落下,扎根,生长,然后长成新的一株蒲公英。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两岁多的小女儿则跑到一边,顽皮地在草地里打滚,肆意撒欢。我索性坐下来,看身旁小草钻出泥土,看树枝上新叶初展,看孩子们在春光里一点点长大。

夕阳西斜,我们收起风筝,踏上归途。我突然觉得,清明这个节气真是慈悲——它让我们在万物生长的时节怀念逝者,也在生机盎然的当下思考永恒。它告诉我们,生命如同蒲公英般,一边告别,一边新生;一边飘散,一边扎根。生生不息,延绵不绝。



■资料配图

东园文学奖  
征文选登扫码查看  
征稿启事诗  
人心语

## 踏青

●侯龙柱

晨 从夜幕那边跋涉而来  
一路数年轮  
穿梭的彩蝶  
在花间编织音乐  
复活孤寂的墓碑

满山翠绿是游子的心音  
在烛火中顽强生长  
呼唤使人牵肠挂肚的主题

天空贴近流水  
万物贴近泥土  
如歌的行板起伏  
青枝在头上缀满箴言  
千百年 千百年  
春风总是剪不断潇洒的雨帘  
剪不断烛火摇曳的故事

暮地 回忆起一去不复返的童年  
仿佛闻到乡魂的芳馨